

第一章 《白蛇传》与《幽魂娜娜》的故事渊源

《白蛇传》与《幽魂娜娜》都起源于民间，是优美的带有民族性的民间传说，而不同之处在于《白蛇传》是人妖之恋，《幽魂娜娜》却是人鬼之恋。八百多年来的《白蛇传》，不断有历代文人把它写成小说，戏曲家也把它搬上舞台，从古至今人们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发展和演绎。至今能看到《白蛇传》与《幽魂娜娜》故事的许多版本，多以戏曲剧本作品为主。当然，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免不了经历情节的增删与人物的改造，换句话说，同一个作品，年代越久远，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相比，差别肯定越大。

第一节 从民间传说到电视剧《白蛇传》

《白蛇传》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美女蛇题材故事，无论《白蛇传》故事怎样演变，其基本情节——“蛇化美女”与人的恋爱是不会变的。早期故事雏形中白蛇妖性未除，危害人类，后来发展成熟为美丽、善良的白素贞，并与许仙相爱，追求自己的幸福。后期浪漫感人的人蛇之恋故事千百年来为人民群众津津乐道。

白蛇形象最初见于唐人谷神子《博异志》^[1] (P.47) 中一篇名为《李璜》的短篇，故事只是为了说明妖魅害人的主题。文中将蛇妖化成美女，引诱男子并施害于他，其行径阴毒残忍。

明人洪梗的《西湖三塔记》。话本中的男主角是临安人，名字与许仙相近，白衣妇人又是白蛇所变，且有同伴，又都被镇压于西湖的塔下，与后来的白蛇故事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1] 唐·谷神子. 博异志[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白蛇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明代,《白蛇传》故事真正成型的标志性文本是明末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所辑录的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讲述的白蛇的故事比以前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这些文献记载中白素贞的形象也由最初的蛇妖,变成半妖半人,人性显著丰富,最终转变成蛇仙。而在戏剧中,白蛇已经成为一个真心付出感情、善于治家的完美女性。在具体的行文中,对于白素贞,作者又并非将其简单地处理为一个纯粹的邪恶妖魔,而是适度地寄予了同情与理解。与此同时,许仙的爱情也由最初的“色诱”变成“殉情”,这奠定了后来各种白蛇传故事版本的主基调。

最早整理的文字创作是清代初年的黄图珽编写的戏曲《雷峰塔传奇》(看山阁本)。清代中期以后,《白蛇传》成为常演的戏剧,当时演出《白蛇传》多是以昆曲、京剧的形式出现,而以昆曲为主。

清朝乾隆年间,方成培改编了三十四出的《雷峰塔传奇》(水竹居本),共分四卷,第一卷从《初山》、《收青》到《舟遇》、《订盟》,第二卷是《端阳》、《求草》,第三卷有《谒禅》、《水门》,第四卷从《断桥》到《祭塔》收尾。《白蛇传》故事的主线框架自此大体完成。而这出戏的本子,在乾隆南巡时被献上,因此有乾隆皇帝御览的招牌,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人不知道《白蛇传》的故事的了。后来在嘉靖十一年,玉山主人又出版了中篇小说《雷峰塔奇传》。嘉靖十四年,又出现了弹词《义妖传》。至此,蛇精的形象已经完全由单纯迷惑人的妖怪变成了有情有义的女性。

戏剧形态的白蛇传——以京剧的相关剧目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演田汉的剧本),其它地方剧种包括北方的马头调——《玩景观山》、《西湖岸》、《雷峰塔》、《白蛇传》、《白蛇传》(别本)、《合钵》、《合钵》(别本);八角鼓——《游西湖》、《搭船借伞》、《盗灵芝》、《水斗》、《金山寺》、《断桥》、《合钵》;鼓子曲——《收青儿》、《借伞》、《盗灵芝》、《水漫金山》、《合钵》、《塔前寄子》、《探塔》、《祭塔》;鼓词——《白蛇借伞》、《游湖借伞》、《雄黄酒》、《水淹金山寺》;子弟书——《合钵》(一回)、《合钵》(别本,二回)、《哭塔》(二回)、《祭塔》(一回)、《出塔》(二回)、《雷

峰塔》（三卷）；华东地区的民间小曲“山歌”《白蛇山歌》、《合钵》、《白娘娘报恩》和“南词”《白蛇传》（六篇，清马如飞作）、《白蛇传》（别本）、《白蛇传》（三回）、《合钵》、《雷峰塔》以及川剧、滇剧、闽剧、楚剧、粤剧、庐剧、评剧、扬剧、锡剧、婺剧、淮剧、黄梅戏、皮影戏、秦腔、湘剧、汉剧、河北梆子、同州梆子、吕剧、绍兴高腔、越剧等近30个曲艺都有白蛇传的剧目。

从以上近百年的发展和演绎，作为民间故事的《白蛇传》是以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为主线，小青作为白素贞的妹妹情同手足，跟法海抗争，法海也多次想方设法收服白青两蛇，破坏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婚姻，展开了双方的恨怨仇杀。

《白蛇传》成为影视作品，最早的是邵醉翁导演的三集《白蛇传》（影后胡蝶主演白蛇，黑白默片，天一影片公司出品，1926年完成上、下集、1927年完成第三集）、之后还有杨小仲导演的《荒塔沉冤》（陈燕燕主演白蛇，黑白，1939）、王天林导演的《白蛇传》（于素秋主演白蛇，1952）、台湾邵氏公司导演的电影《白蛇传》（1953）、中国香港周诗禄导演的电影《白蛇传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罗艳卿主演白蛇，1955）、黄祖模导演的剧曲类电影《上金山》（顾玉君主演白蛇，1955）、丰田四郎（Toyoda Shiro）导演的《白夫人之妖恋 Byaku Fujin No Yoren》（李香兰主演白蛇，日本与香港合作拍摄，1956）、薮下泰司导演的日本第一部彩色长篇动画电影《白蛇传》（日语原标题：白蛇伝、美国英语标题：Panda And The Magic Serpent、国际英语标题：The White Snake Enchantress 日本东映动画公司制作，1958）、岳枫导演的黄梅戏电影《白蛇传》（林黛主演白蛇，邵氏公司出品，1962）、Szu-Ma Ke 导演的电影《真白蛇传》（林青霞主演白蛇，1978）、傅超武导演的京剧《白蛇传》（李炳淑主演白蛇，上海电影制片厂，1986）、舞台剧《白蛇传》（汪明荃主演白蛇，这是由罗文独资监制的香港首部粤语歌舞剧，罗文饰许仙，1986）、英国肯·罗素（Ken Russell）导演的电影《白蛇传说 The Lair of The White Worm》（Amanda Donohoe 主演白蛇，1988）、电视剧《奇幻人世间》（陈美琪主演白蛇，1990）、夏祖辉导演的电

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赵雅芝主演白蛇，50集，1993）、徐克导演的电影《青蛇》（王祖贤主演白蛇，张曼玉主演青蛇，1993）、新加坡摄制的《白蛇传》续集电视剧《白蛇后传之人间有爱》（刘秋莲主演白蛇，1995）、Shui-Qing Lai 导演的电视剧《白蛇新传》（又名《白蛇与青蛇》，45集，范文芳主演白蛇，2001）、吴家骥导演的电视剧《白蛇传》（刘涛主演白蛇，30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2006）、黎涛导演的京剧电影《白蛇传》（宋小川主演白蛇，2007。）另外，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一段剧情讲白蛇对许仙的八百年痴心等待，麦景婷出演白蛇。

央视版《白蛇传》没有脱离《白蛇传》故事的框架，而且还保留了原本故事的审美内核。尤其是白素贞的扮相很美，说是“以花为貌，月为神，柳为态，玉为骨”，符合我们心目中那个爱和美集合在一身的善良女子的形象，人物形象的情感内涵也变得更加丰满与充实，在变通中提升了“白蛇传”故事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境界。

第二节 从民间传说到电影《幽魂娜娜》

自古以来，泰国就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家，灵异故事或传说非常多，被称作是泰国版《白蛇传》的《幽魂娜娜》，也同样是民间传说。《幽魂娜娜》故事发生在百年前的拉玛四世统治的时期。故事讲述曼谷附近的一个小乡村，住着一对刚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娜娜与麦克非常恩爱。由于边境地带常被侵犯，为了保卫国土，麦克被征召入伍。麦克要奔赴前线之时，娜娜刚刚怀孕不久，他向妻子承诺他肯定会活着回来，娜娜专心地在河边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他。战场上的丈夫不断想念远方的妻子，而妻子也每天焦虑不安地期待丈夫平安归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妻子因难产失血过多而身亡，孩子也夭折。娜娜死后心里一直不能忘怀他们俩之间的诺言，越来越想念在战场打仗的丈夫，死后她的鬼魂每天晚上仍抱着孩子在河边徘徊，像在世时一样等待着丈夫回来。娜娜对爱情至死不渝之心，使民间相信这位鬼妻的妖术比其他的鬼更强，所以同村的邻居都因为害怕她而陆续地搬家离开了。另一方面，娜娜也开

始杀人了，第一批人是接产妇，她们被杀的原因是娜娜怨恨她们不专心帮人接产，导致产妇死亡，破坏了圆满的家庭。

丈夫麦克在战争结束后回来与妻子团聚，然而他并没发现身边的伴侣有何异样，不知道她已经死去，对妻子像往日一样恩爱。日子久了，邻居企图告诉麦克真相，都被妻子一一暗中化解，直到有一天，麦克无意地发现娜娜及儿子是鬼魂。这些邻居是被娜娜杀害的第二批人，因她觉得那些人多管闲事，破坏了她美满的家庭。

麦克一发现娜娜不在人世了，吓得连滚带爬的到佛寺向高僧求助，娜娜苦苦相缠，没人同情理解她的所作所为，村民联手与她恶斗，请来的很多高僧都死在她鬼魂之下，最后娜娜被在危急关头出现的亚赞多大师将她收服，而且将娜娜的额骨取走，救回众人一命。大师取走额骨后，制成腰带一直带在身上，但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这额骨头腰带在何处了。

当时的泰国是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并存的国家，科学并不发达，人们对鬼神普遍存在着迷信的心理。佛教对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寺庙就是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当时的人民也受到佛教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泰国的民间文学之中，《幽魂娜娜》是根据真实故事衍生出的鬼故事，时至今日，故事里的主角已成故事发生地百姓供奉的神灵。20 世纪以来的根据《幽魂娜娜》编排成的现代舞、新编的小说、电影连续剧也很多。

泰国人对这个故事的文字记录很少，大部分都是口耳相传的，直到 1911 年《幽魂娜娜》故事被整理创作成戏曲的 Prince Naradhip Prapanpongse (a son of King Mongkut and a concubine) 故事才有了文字载体。此次戏曲表演在 Preedalai Theatre 举行，当时特别受观众的欢迎，连续表演了 24 个夜晚。2005 年 Somtow Sucharitkul 主导的《Mae Nak》歌剧表演在 Bangkok Opera, with soprano Nancy Yuen performing the title role in both productions. 2009 年 Takonkiet Viravan 主导的《Mae Nak Prakanong the Musical》(Myria Benedetti 主演 Mae Nak, Anatpol Sirichumsang 主演 Nai Mak)。

影视形态的《幽魂娜娜》最早产生于 1950 年，而后发展衍生出很多版本。电影《娜娜的孩子》、电影《Nang Nak Prakanong》（1952）、电影《Nang Nak Prakanong》（1955）（这三部电影没有记录演员）、《Mae Nak Prakanong》（Preeya Roongreang 主演娜娜，1959）、《娜娜复活》（Vilaiwan Wattanapranit 主演娜娜，1960）、《Love Soul of Mae Nak》（Preeya Roongreang 主演娜娜，1962）、《Mae Nak Prakanong》（Aranya Namwong 主演娜娜，1970）、《Mae Nak Prakanong》（Supak Likitkul 主演娜娜，1973）、《Mae Nak Araward》（Supak Likitkul 主演娜娜，1973）、《Mae Nak America》（Piethip khoomwong 主演娜娜，1975）、《Mae Nak bok Tokyo》（Pawana Chanajit 主演娜娜，1976）、《Mae Nak Prakanong》（Preeya Roongreang 主演娜娜，1978）、电视剧 TV 7《Mae Nak Prakanong》（Pritsana Wongsiri 主演娜娜，1978）、电视剧 TV 3《Mae Nak Prakanong》（Trirak Rakkandee 主演娜娜，1989）、《娜娜复活》（Chudapra Chanthaketh 主演娜娜，1990）、电视剧 TV 5《Mae Nak Prakanong》（Leerawadee Watcharobol 主演娜娜，1994）、拿西尼米布尔导演的电影《幽魂娜娜》（萨伊凯洛恩普拉主演娜娜，1999）、电视剧 TV 3《Mae Nak Prakanong》（Kullanat Preeyawat 主演娜娜，2000）、电视剧 TV 7《Mae Nak》（Patcharapa Chaichear 主演娜娜，2000）、马克达菲尔德导演的电影《Ghost of Mae Nak》（帕塔拉迪·帕恰维彭主演娜娜，2005）、《Nak》a Thai animated feature film, released on April 3, 2008。《幽魂娜娜》在 2001 年被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深受民众欢迎、引起极大反响的爱情影视剧。

简而言之，流传百年的传说《幽魂娜娜》是以泰国的真人真事为基础，故事发生在曼谷 Onnut 一条小巷底，有座娜娜庙，供奉着鬼妻和婴孩，每天前往祈福的人络绎不绝。2001 年在泰国上映的电影《幽魂娜娜》，又名《鬼妻》，没有脱离本故事的框架，电影真实地反映了故事的原貌。主要内容就是人鬼之恋，表达了主角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对人世生活的眷恋，同时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也充分反映出泰国的民族文化精神。

由此可见，20 世纪上半叶传播媒介对《白蛇传》与《幽魂娜娜》故事的发展衍变具有重要影响。印刷技术的成熟和文字传播媒介的广泛参与，使这两大

民间故事得到更广的传播和更多的改造。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表演传播媒介方面，继承故事传统，对《白蛇传》与《幽魂娜娜》的传统情节进行富于特色的保存和传播，戏剧表演媒介仍是主体。

第三节 悲剧发生的缘由

在《白蛇传》中，导致白素贞悲剧性结局的主要原因存在于白素贞与许仙夫妇身上，法海则纯属是许仙用以摆脱美色纠缠、修身入道的工具，与白素贞并无直接的冲突。虽然白素贞与许仙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而许仙对她的感情只是迷惑于美色，谈不上“爱”这个词。当初他们俩初见时，全是白素贞用魔法设计的，而许仙的反应，还是保持着礼貌的疏远，有点儿尴尬和退缩。当然，初见留给许仙的印象，并不是少女的清新纯美，而是妇人的妖娆造作，惯于诱惑男人，手段熟练老手，感情因素显得相对淡薄。总之，两人都是贪恋美貌，感情的基础不牢固。

法海第一次出现就给人们很深印象，他是个恪守佛法的和尚、拥有大批信众和强大的宗教权力的朝纲卫士，视妖如敌，不知妖有好坏之分，偏要横加干预，将白素贞视为男人的祸水，硬是把这对夫妻拆散。当法海用心恶毒地挑唆许仙，说白素贞是千年蛇精所化，是来吸他的精气，害他命的。当时的许仙也没有立即表现出惊恐，反而以白素贞平日里的温婉贞静、贤良淑惠、治病救人等优秀品质进行辩驳。然而，许仙也是一个普通人，不可能不对法海的话有所顾虑和听信，当时他的内心也悄悄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后来到了端午节的那一晚，许仙三次劝白素贞喝雄黄酒。为了证明对许仙的爱，遵从丈夫的意志，她拒绝了小青的劝告，端午节那天独自陪伴许仙，她明明知道喝了雄黄酒后，会有变回原形和失去丈夫的危险，她还是决定喝下雄黄酒。许仙了解到真相面貌之后，就刹时吓死了。白素贞在许仙死后，心里非常不安，下决心盗仙草挽救丈夫的命，救活了许仙。可当时的许仙，毕竟是个平凡人，一发现妻子果真是白蛇化身的，就跟法海到金山寺来避难，内心却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反而充满了矛盾，经常想起那段美好的日子，对妻子产生了深切的思念。这时，

白素贞赶来寻夫，跪着哀求法海放开许仙，可是不被允许。她拔下头上的金钗，迎风一摇，掀起滔滔大浪，水漫金山寺，伤害了许多老百姓。法海再次把许仙掠到心镜台，让他在心镜中看到白素贞的蛇身。

由此看来，许仙与白素贞之间，不过是诱惑与抗拒诱惑两种情感的对峙，法海只不过是许仙用以抗拒诱惑的一种外力援助，法海的所作所为，都是依附着许仙而存在。

在古代，人们对死亡都存有恐惧心理，面对死亡，他们手足无措，对活者与死者间所出现的差异也很惊奇。原始人将其生活视野所触及范围内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也统统赋予了生命和意识，相信万物体内均有灵魂，这就是原始人的鬼神观念。最初，人们对鬼神观念是泛化而模糊的，直到人们对自然界与自身的认识提高了，懂得将自身与自然界区分出来，“人鬼”才从“泛鬼”中逐渐分化而得以独立。

《幽魂娜娜》悲剧性的主要原因是麦克对娜娜的情理矛盾，对于纯真爱情的追求与人类惧怕异类的心理之间的矛盾难以得到平衡。当时的泰国民间存在深重的鬼神迷信，娜娜是难产而死，对泰国人来说，这种鬼的妖术肯定比其他的鬼更强，她的孩子也是一样。其次，就是麦克留给娜娜的诺言，战后回来一起生活，有美满的家庭，突然死去的娜娜心里一直不能忘怀他们俩的诺言。就使得她的鬼魂每天晚上仍抱着孩子在河边徘徊，像在人世时一样等待丈夫回来，她对爱情有颗至死不渝之心。当麦克知道娜娜不在人世后，吓得连滚带爬地到佛寺向高僧求助，最后，她被亚赞多大师收服，将她的额骨取走。可见，麦克是个普通人，有爱、恨、怕的感情，他发现娜娜是鬼后，心里还是深爱她，与此同时，也很怕她，爱与怕是一个很难调和的问题。另一面就是受佛教观念和迷信观念的影响，人们仍深信，人如果跟鬼生活在一起，人会生病、消瘦或被吸掉等，然后慢慢地死去。

总而言之，麦克与娜娜之间的感情，是存在情理矛盾的，生死离别是普遍的事情，而人死后变成了鬼魂，生人与鬼绝对不能共存的，麦克对娜娜所付出的爱与害怕死后的她当然是在所难免的，表现了爱情中矛盾的一面。总而言之，他的内心还是特别深爱娜娜的，不想让鬼妻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再滥杀无

辜了，佛教认为杀生是最恶坏的行为，若鬼妻还这样残忍地杀人，她就没有后世了。麦克最后让亚赞多大师将她收服，也让娜娜不要再怀念他了，决断了这段情，只有这样娜娜才能转世轮回。从情节内容上来看，佛教对民间思想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显而易见，爱可以带给人们美满、幸福，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的东西。在不少人心目中，鬼或妖很可怕，但是鬼或妖也有真情真爱的一面，就像《白蛇传》里的主角一样。可见，娜娜表达出来的爱，一方面可以说是伟大而无限量的爱，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自私的爱。《幽魂娜娜》的爱却是强烈的爱，为了爱情而不愿转世的鬼魂，她明明知道人与鬼不能一起生活，可她还是勉强下去，最后她决定为了保护自己的爱而采取凶狠的手段伤害人们。这证明了爱有美好的一面，同时也有恐怖的一面。

《白蛇传》与《幽魂娜娜》这两篇民间故事都给人深刻的启示，对“爱”的看法，如何去爱他人，与此同时如何维护自己的爱，不让‘爱’这个伟大美好的感情伤害自己和其他人。

第四节 封建礼教对《白蛇传》与《幽魂娜娜》的影响

《白蛇传》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的民间传说，是一个动态衍变的故事。在这历时几百年的衍变过程中，由于不同时代的女性地位的变化与差异以及民间观念中对蛇复杂的情感，导致了《白蛇传》的主人公白素贞形象不断地发展变化，进而造成了白蛇传说主题性质的不断变化。

最早记载的蛇女形象是一个凶残邪恶的蛇妖，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慢慢地变成了美好善良的美女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步提高。凶残的蛇妖，占据早期蛇女形象的主流，尽管佛教亲和动物、人龙（人蛇）通婚故事已经进入中土，但被中国文化容纳、接受还要一个过程。早期故事中的蛇妖丝毫不具备人的性格特点，当然，这些凶残蛇妖故事的主题主要是贬低女性和警戒男人，针对女人而不是针对故事里的蛇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性地位卑贱，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并不只是简单的被轻视，而是被种种手段来

丑化，用凶残恐怖的毒蛇形象来警示男人，红颜实为祸害。这说明当时女性地位的卑贱，女性人格的尊严完全被社会忽视。

在《警世通言》卷二十八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白素贞形象具有追求爱情幸福的个性和反叛意识，这使《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成为《白蛇传》的代表性文本。其代表性主要表现在人妖冲突，其本来的主旨是宣扬佛家禁欲思想。法海对白素贞的镇压于佛理上说就是驱逐异类，牵引人类走出情欲的魔海。法海与白素贞是对立的，白素贞有异常强烈的反叛精神和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但她并不是一个凶残的害人精，她处于由邪向正、由恶向善，却还未脱尽妖气的蛇妖；而法海这个遵守佛法、拥有宗教权力和大批信徒的朝纲卫士，囿于个人的狭隘视野，视妖如敌，不知妖也有好坏之分，偏要横加干预，破坏许仙和白素贞的幸福生活，成为扼杀青年男女爱情自由的封建伦理道德象征和封建势力的代表。正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禁欲思想、佛教的轮回学说、道教的养生术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多层次的性压抑。因此，性爱的欲望显得隐蔽和克制。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白素贞的形象，是人们对性爱既渴望又畏惧的矛盾心理的显现，是蛇在人们心目中的复杂印象相融合的产物。

对白素贞来说人间的“礼”与“法”全是虚设。现实生活当中女性对独立自主地位的渴望和她们所缺失掉的自由爱情在这段人妖恋情中得到了补偿，而文学世界中的自由平等的爱情也得以实现，并且弥漫出了青年男女特别是女性性爱意识觉醒的气息。这反映出人们对传统礼教的蔑视及社会对女性认识的改变，透射出女性地位提高的时代信息。

此外，封建男权社会中女子命运的不幸也深刻反映在《白蛇传》故事里，白素贞被法海暗用机关变回原形，镇在雷峰塔之下时，曾悲叹道：世上人心狠不过，拿着俺妇道人家性命全当完。[1] (P. 32)这里暗示着男权的绝对统治地位，标示着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与妇女地位的低下，成为男人牺牲品的悲惨事实。

[1] 傅惜华. 白蛇传集[C]. 香港: 中华书局. 1958.

《白蛇传》被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之后，白素贞的形象被不断地改变，最后被塑造成了一位民众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即一位封建伦理体制内身负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的贤妻良母的典范。作为妻子，白素贞是美丽与贤德并重，温柔且持家有道。她不但给许仙带来了爱情，而且还给他带来了财富，她全部都为许仙着想，全部的心思都放在许仙身上，将爱情的美满视为生命的全部意义，白素贞与所有世间的女人一样，男权社会中一切贤良女性都沦为了男性的从属。在当时的观念中，一个理想而完美的女性应该是一个顺从的女性，女性只能属于男性，并不能取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泰国民间传说《幽魂娜娜》中，娜娜跟白素贞的身份有很大的区别，她本身是人，死后变成了鬼魂，主要是谈人鬼之恋，娜娜由于有对爱情至死不渝之心而幻化成人。而白素贞是蛇妖，因为羡慕人情的温暖而幻化成人。当时社会里，由于政治上的地位不平等，有钱有权的人可以逃避兵役，地位低的那些劳动者，农民和工人，往往会被强迫去做战争的炮灰，生与死是很瞬间的事情。在臣君关系中，君是特权者，在臣民关系中，臣是特权者，在父子关系中，父是特权者；在夫妇关系中，夫是特权者，这是非常普遍的。另外，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女性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导致了妇女地位的低下。男尊女卑，一方面造成了男性在家庭中的骄横，另一方面造成对女性的压迫，这是罪恶和悲剧产生的一大根源。麦克与娜娜也不例外，逃不了这种苦命。他们夫妇只是个贫民，没有什么地位。泰国政治动荡，麦克被派到边疆当兵保护国家，身怀六甲的娜娜还得在田里劳作，若麦克在她身旁，这些工作她绝对不用做的。以致劳累过多，身体虚弱，心里总是想念在边疆打仗的丈夫。劳累过度使娜娜过不了生产这个关，难产而死去她，还是没有忘记她留给麦克的诺言，化身变成人等待丈夫，同时也伤害了很多妨碍她的人。

泰国自古以来是个佛教国家，佛教特别讲究轮回，人死后还会进入来生即转世轮回。对泰国人来说，鬼是可怕的东西，谁碰上了鬼，谁就是个倒霉的人，会遇到许多不幸的事情，如生病、贫困、死亡等等，不幸的事情会连续发生。战后回到家的麦克与娜娜一起生活，他所饮食的东西全都是鬼妻用妖术幻变出来的，其实那些东西是不能吃的，他的人气也被鬼妻吸去，身体慢慢地衰

弱，可他本人并不知道。可其他人却看到麦克的变化，尤其是高僧，对这方面非常清楚，人与鬼不能生活在一起。

对于佛教的爱情观，爱情是美好的东西，因为爱让我们人类可以繁衍，而同时爱也让我们痛苦。白素贞与娜娜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爱情，不顾自己，同时也不顾及其他人。这种爱带来了许多不幸的事情，白素贞为了那个既爱她又怕她，后来背叛了她的男人许仙，受尽千辛万苦，最后竟仍然不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被那个要人命的礼教，永远压在暗无天日的宝塔之下。而娜娜为了能与自己所爱并长久等待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为了维护自己家庭，想方设法把麦克留在自己身旁，杀害了那些阻碍她爱情的无辜人，后来她被亚赞多大师收服。据说亚赞多大师取走她的额头骨，制成腰带一直带在身上，救回众人的命，与此同时也念经给娜娜让其心脱离人世，忘掉牵挂，这样娜娜也能轮回了，这种行为在佛法方面也算是放生。

宗教的“净化”、“赎罪”是一种“神佛”的“恩惠”与“宽容”，化解一切人间罪孽，饶恕一切过失。而悲剧的“净化”和“赎罪”，却是否定、拒绝一切的“宽容”、“化解”和“饶恕”[1] (P. 32-33)。悲剧把死亡的下场称作所安排的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种突出的表现使观者得到了某部分的净化和升华。

白素贞与娜娜都是作品中的灵魂人物，白素贞先是为了救吓死的许仙，勇闯仙山，盗取灵芝仙草，又为了向法海“索夫”不成，而“水漫金山寺”。娜娜则为了与麦克生活在一起，宁愿失去转世轮回的机会。简单地说，她们都为爱而牺牲自己，成就了男主角。白素贞是由动物幻化而来，娜娜是由鬼魂幻化而来，都是善良而纯真的女子。

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三纲”、“五常”见于中国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最早源于孔子的思想。这种名教（名份与教化）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即通过订立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政治制度。

[1] 曹其敏. 戏剧美学[C]. 台北: 五南. 1991.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三纲五常”犹如两块基石，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共同巩固维护着封建统治。其中“三纲”体现了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本质，是消极腐朽的，而“五常”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民意，协调了君臣民之间的关系。

这强制规定了一对关系中双方一方是主要部分，一方是次要部分，次要部分对主要部分无条件服从，而相反，虽然要求主要部分要起表率作用，但是缺乏必要的约束作用，因为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掌权的都是前者，因此就沦为了一种将君臣、父子和夫妻关系绝对化、简单化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用合理方式正确处理在关系中出现的问題。

相反，“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是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谈的，谈得具体，只要更多的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都能恪守这“五常”关系，必然能够往和谐互利的方向发展。

“三纲五常”中的夫妻关系可以归结为“夫为妻纲”和“夫妇有别”，作为丈夫的，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为人处事要作为妻子的表率，担任一个良好道德与适当行为的示范者，这是对丈夫作为夫妻关系主导的一方的要求。而作为妻子要对丈夫无条件地服从，因为丈夫和妻子的地位对比是“主”与“次”的关系，妻子在整个夫妻关系中的地位是从属的，“三纲五常”规定她们不能在道德和言行上超过丈夫，只能辅助丈夫成为道德和言行上成为主导者和示范者，这就是所谓的“男尊女卑”。

“三纲五常”对《白蛇传》的有着很深刻的影响。许仙代表着一个平凡、善良、懦弱的市民形象，他拯救面临险境的白素贞出于善心，他对年轻美貌的白素贞百般爱慕，与白素贞成亲，这符合婚恋的一般过程，合情合理。然而，当他得知白素贞是妖精时，封建礼教对他的影响就体现出来了，社会不会认同

人与妖的结合的，认为这是一种对约定俗成的背叛，而作为丈夫的他必须首先在夫妻关系中表现出自己道德高尚，行为得体，因为必须对这种社会准则无条件服从，这是他履行自己作为夫妻关系主导、表率义务的要求，所以最终他不得不放下夫妻之情，用金钵将白素贞抓起来，因为在他的价值体系中，社会准则就是至高无上的，他并不能想象和接受规则之外的夫妻关系，如与妖精结合，可以说，他就是封建礼教的捍卫者，同时也是一个在封建礼教荼毒下身不由己的受害者。

然而白素贞的形象却是对封建礼教口口声声提出的“人妖殊途”的最大反叛，因为封建礼教讲求夫妻间和谐关系的基础是妻子也应该是在品德上无可指责的，而妖怪不懂得人类社会夫妻关系的各种道德约束，它们不懂报恩，自私自利，做一切事情只为自己的欲望和要求。白素贞的形象却正相反，尽管她是妖怪，开始时也以吃人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她却有一颗报恩的心，在生死关头得到许仙的救助之后，她决定报恩，不惜化为人形，进入人类圈子里，邂逅许仙，作为妻子对许仙报恩，同时她还在生活中继续帮助他人，体现出与一个受到赞美的正常人类妻子一样的良好品德，然而最终她还是为人类社会所不容，之前造福人类所做的一切，在她被发现是妖精后都化为乌有，人们能唯一联想到的便是她是为祸人间的妖精，最终是要吃人的，即使她之前做的一切好事也肯定是带着某种邪恶的目的的，并非真心。

“封建伦常”对《幽魂娜娜》的影响也很大。《幽魂娜娜》的故事发生在偏远的小山村，故事主角都是农民，封建礼教的影响更加直接，因为农民大多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娜娜的丈夫麦克深深相信与娜娜的感情，即使是死里逃生、笃信佛教，想要皈依佛门的时候，仍然挂念着家中怀孕的妻儿，回到家中延续这段为了的夫妻关系，这显示出他恪守封建礼教的“名份”要求，也就是既然确定了夫妻关系，作为丈夫应该忠于这个关系，信任这个关系，并且自己以身作则，以行动维护这个关系。所以，在全村其他的人，甚至是他最好的朋友告诉他娜娜是鬼的时候，他仍然不相信，因为丈夫作为夫妻双方中的更重要的一方，在道德上要作表率作用，相信妻子，处处维护妻子正是他的实际行动，因为他也同时深信，妻子无论什么原因也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欺骗自己。

而反过来从娜娜本身来讲，作为妻子当然要绝对服从和忠于丈夫，于是娜娜也深信他们之间感情，极力维护，对夫妻关系产生依赖。丈夫走后，她天天在他离家的地方等待期盼能看到丈夫归来的身影，同时在丈夫离开家的时间里，即使身怀六甲，她还是承担起了家里繁重的农活，任劳任怨，但也因此损害了身体，间接导致了难产致死的后果。但是这一切却正好反映了妻子在夫妻关系中的从属、辅助的地位，不仅与丈夫一起忠于他们的夫妻关系，即使丈夫远行，也没有出轨，与其他男人产生感情，从一而终，同时为了撑起家庭维系夫妻关系，她也承担起了家中的重活，独立承担抚养孩子的任务，可以说，这是一个严守本分，遵守“三纲五常”规定的一个典型。

“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一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抚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之本质。

“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语（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和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三从四德”的古代妇女伦理在《白蛇传》中的表现。白素贞就是一个儒家礼教塑造下的中国妇女形象，在与许仙的夫妻关系中，在家庭中扮演着一个良好的“持家”的角色，辅佐许仙经营药店，利用自己的法力配置灵丹妙药造福人民，这些都是她为了振兴她和许仙这整个家的事业所做，当然对于许仙唯一的亲戚——李公甫夫妇也相当尊敬，危难时多次伸出援手，而后来自己被锁

雷峰塔，李公甫夫妇也是尽己所能抚养白素贞与许仙的儿子许仕林，可以说是一种报恩。这样一个女人，正是牢牢根据“三从”的要求来行事，对丈夫、对后代、对亲戚、对社会都有贡献，是一个封建思想下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妻子。

在品德上，她乐于助人，宽厚，以德报怨，不为恶，树立整个家庭的高尚品德，她的品德高尚体现在忍让上，由于许仙懦弱，单纯，经常受人欺负或欺骗，聪慧的白素贞多次做了最大程度的忍让和包容，没有如其他人一样责怪他。在相貌上，打扮端庄，注意外表的各种细节，而没有丝毫矫饰。在言语上，轻声细语，委婉间接，彬彬有礼。在治家方面，家业也在她的辅助之下井井有条，药店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家务等一切杂事也完美地安排好。可见，在“四德”方面，也是一个符合标准的女性。

“三从四德”的古代妇女伦理在《幽魂娜娜》中的表现。娜娜也在不少方面是符合“三从四德”的女子，在夫妻关系中，她“既嫁从夫”，作为妻子她严守妻子本分，勤勤恳恳为家庭做贡献，为家里的农活劳动，料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为丈夫做一个良好的“后盾”。同时，在丈夫远行迟迟未归，生死未卜的时候，她又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了抚养孩子的责任，尽管后来她因难产死去，然而她却谨守女子“三从四德”的要求，不仅对丈夫忠心耿耿，同时将爱全部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尽心尽力抚养孩子。可以说死后她的魂魄仍然停留人世间，除了因为她对丈夫还有强烈的眷恋之外，同时也体现她的一种责任感，因为丈夫远行，她不幸去世，她感觉为丈夫操持整个家庭的任务，为丈夫尽心抚养后代的任务，她都没有完成，于是这也助长了她留在人世尽这个最后的义务的想法。可以说，深深地进入她脑海的女子“三从”的观念，使她即使去世仍然记着要尽这样的责任，从而死后仍然留在人世间。

关于妇女的“四德”方面，《幽魂娜娜》在塑造娜娜这个人物的时候也呈现得非常成功，例如在品德上，娜娜忠于丈夫，尽心尽力为家庭的各项事务操劳，同时忠于感情，即使丈夫远行，也未动过另外找一个男人当丈夫这样的念头，而是日复一日等待丈夫归来，忍受着思念和盼望的煎熬。在治家之道方面，她将自己定位为，丈夫在时是家庭的辅助角色，丈夫远行，则是家里的支柱，农活、家务、照料孩子的事全部能够出色地完成，这显示她的各方面生

活、生产的技能都掌握得非常熟练，打理全家的事务的时候，不仅要在关键时刻勇于承担起重任，还应该使自己具有这样一些必要的才能。

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应该是贤妻良母和三从四德，《白蛇传》的奇妙之处正在于它设计出了一个既是完美女性楷模同时还是一个充满才干和优良品质的才女形象。而与以许仙为代表的诸多懦弱，安于现状的男性对比而言，反而以白素贞和小青为代表的女性展现了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干争取自己的感情和婚姻，操持家业，挺身而出对抗法海这一代表封建礼教的势力对他们家庭的压迫，反而超越家中的男性许仙成为了家中主外的力量，不得不说是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想法的颠覆。

《幽魂娜娜》的冲击则更深，娜娜死后化为鬼魂，具备强大的无所不能的妖力，足以用之夺取任何可能危害她与老公关系的人的生命。因为敢于向娜娜的老公揭发娜娜是鬼的人，至少也是村中性格刚毅，拥有号召力的一些男人，而他们或者因为直接向娜娜的老公揭发事实而遭娜娜杀害，或者因为直接号召和带领人们企图通过消灭娜娜来解救村子而遭娜娜杀害，总之他们都没有能够战胜娜娜这样一个女子的力量。这体现了一种对“男权社会”的冲击，娜娜妖力无穷，足以轻易夺人性命，震慑全村，抵挡男人们的攻击甚至大闹佛寺，可以说是对一直处于优势的男性社会的一次大的反叛。